

金匱要略淺註卷六

漢張仲景原文

閩長樂陳念祖修園註

水氣病脈證并治第十四

師曰。病有風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黃汗。此言膚腫病內經概言曰。案上微腫如新卧起之狀。其頸脈動時。發陰股間寒。足頸腫。腹乃大。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裏水之狀。而不分別為言。然而病因不同。則治法迥異。師故立五名。以為大綱。而脈證標本變化之微。詳悉於下。

風水。之脈證奈何。其脈自浮。浮為風。故為外證。骨節疼痛。風尚在表。故在惡風。皮水。之脈證奈何。水行皮間。內合肺氣。故其脈

亦浮。外證。臍腫。按之沒指。其邪既去。經而在皮。故其腹中空如鼓。腫在皮外。而不

渴當發其汗。俾皮間之汗從汗解。正水。之脈證奈何。三陰結。而風結。故其脈沉。水屬陰。遲。不復與胸中之陽相

調。水氣格陽。外證自喘。喘為大證。而石水證。相目者。不必言也。石水。之脈證奈何。水聚在下。而不行。故

其脈自沉。水在下。而不通。病專在下。而不及於上。故其外證。少腹滿。而不喘。與正水所同。等證

亦不必。黃汗。之脈證奈何。其脈沉遲。鬱心受邪。身發熱。上故在胸滿。陽部之邪。四肢頭面

腫久不愈。則邪氣侵陰。必致癰膿。此於五條分晰其脈證也。

試詳風水之證。而脈浮而洪。浮則為風。風者。天之氣也。洪則為氣。氣者。人之氣也。是風氣相搏。若

風強。氣則浮。肌膚而侵。為癰疹。身體為癢。癢者。藉搔而為泄。風久則生。為痂癩。若氣強。於

水氣病

則風從氣而鼓為水水成則腫難以俛仰若風氣並強相維繫而水致從身體洪大而腫蓋

乃其虛邪白汗惡風汗出乃愈惡風則虛虛無有誤議故此為風水夫彼不惡風者表虛風也

便通利非風水之相搏也上焦有寒其口多涎乃水入傷心口內此為黃汗此詳風水之病源

且風水病最與黃汗相似故節末又鄭重以分別之風水脈浮黃汗脈沉澁而易知

師故未言之

風水中有變異者不可不知也寸口脈沉滑者不見風脈中有水氣之似屬正水然高而面

目腫大風為陽邪有熱證既屬風其沉亦將變而為浮名曰風水視其人之目窠上微腫

如蠶新卧起狀其脰脈動時時欬此正水之徵也乃按其手足上臨而不起者知非正水而為氣

亦可正風水此言風水證雖有變異而真面目不可掩也

太陽病脈浮而緊法當骨節疼痛此陰邪表反不疼即與陰邪身體不為反為重則便

正水也而為痠痠則便知其為風也其人反不渴病在外者汗出即愈此為風水有汗後

反惡寒者此為極虛誤因發汗得之亦另有芍藥甘草附子湯若前證渴而不惡寒者

渴似風水而於不惡寒處得其機關知非病風而此為皮水其身體腫而冷狀如周痺益以

獨病水不在皮外而在皮中視風水較深一層此為皮水其身體腫而冷狀如周痺益以

為寒溼痺其陽皮水為水氣若前證胸中窒窒而作不能食行則反聚痛至暮陰

更躁而不得眠明是有水傷心寒鬱此為黃汗若前證之痛在骨節相反且歎而喘

不渴者乃水寒此為肺脹其狀如腫肺主皮毛受邪發汗則愈然諸病此者汗惟渴而下利

小便數者。

為邪已內入。惡非一汗所能愈。

皆不可發汗。

此言風水中有類太陽脈而不出太陽證者。又

有相似而實為皮水者。有相似而實為黃汗者。有相似而並非皮水黃汗實為肺脹者。師分

別其證。未出其方。後人補以越婢加朮湯。亦未甚周到。節末以渴者下利者小便數者戒其

發汗。大有深意。或問前二條云風水外證骨節疼。此言骨節反不疼。身體反重而痰前

條云皮水不渴。此云渴何也。曰風與水合而成病。其流注關節者。則為骨節疼痛。其侵淫肌膚

者。則骨節不疼。而身體痰重。由所傷之處不同故也。前所云皮水不渴者。非言皮水本不

渴也。謂腹如鼓而不渴者。病方外盛而未入裏。猶可發其汗也。此所謂渴而不惡寒者。所

以別於風水之不渴而惡風也。程氏曰。水氣外留於皮內。薄於肺。故令人渴是也。

風水皮水之外。又有濕熱鬱於裡。

裏水者。一身面目黃腫。

其分別處在於黃若黃而汗出亦黃。則為黃汗。身黃而無汗出。則為裡水。水在裡故

其脈

不浮。

沉。熱久鬱故。

小便不利。

精於內者。故令病水。

假令小便自利。

除其黃腫。反因此而自利。亡其

津液。

津液亡。

故令渴。以越婢加朮湯主之。

方見中風。

此又從風水皮水外而言裡水也。

尤在

涇云。越婢加朮。是治其水。非治其渴也。以其身面悉腫。故取麻黃之發表。以其腫而且黃。

知其濕中有熱。故取石膏之清熱。與白朮之除濕。不然。則渴而小便利者。而顧犯不可發

汗之戒耶。或云。此治小便利黃腫未去者之法。越婢散肌表之水。白朮止渴生津也。亦通。

又有兼宿疾而致水不可不知也。

跌陽。

係胃脈。脈本不伏。脈亦當伏。今反緊。此因其人本自有寒。疝瘕腹

中痛。

醫寒而不溫其。

反下之。

陽氣重傷。即胸滿短氣。權水不行而汎濫矣。氣以下而耗。則精氣血滯。

變其常而
化水矣

跌陽脈

因水病而

當伏今反數

數則為熱此因其人本自有熱

熱則消穀而小便數今反不

利則水液此欲作水則水為熱蓄而不行也

其舊疾見證而兼顧之不可以見腫治腫為能事

水病有五而正水之病居多當於脈而體認其所

由成然脈之元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

寸口脈浮而遲浮脈則熱遲脈則潛熱

潛相搏名曰沉跌陽脈浮而數浮脈即熱數脈即止熱止相搏名曰伏沉伏相搏名曰水

沉則絡脈虛伏則小便難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即為水矣徐忠可云此段論正水所成

之由也謂人身中健運不息所以成雲行雨施之用故人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

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故寸口脈主上猶之天道必下濟而光明故曰陰生於陽踐陽

脈主下猶之地軸必上出而旋運故曰衛氣起於下焦今寸口脈浮而遲浮主熱乃又

見遲遲者元氣潛於下也既見熱脈又見潛脈是熱為虛熱而潛為真潛故曰熱潛相

搏名曰沉言其所下濟之元氣沉而不復舉非沉脈之沉也今跌陽脈浮而數浮主熱

乃又見數數者衛氣止於下也既見熱脈又見止脈是客氣為熱而真氣為止故曰熱

止相搏名曰伏言其宜上出之衛氣伏而不能升非伏脈之伏也從上而下者不返而

終沉從下而上者停止而久伏則旋運之氣幾乎熄矣熄則陰水乘之故曰沉伏相搏

名曰水見非止客水也恐人不明沉伏之義故又曰絡脈者陰精陽氣所往來也寸口

陽氣沉而在下則絡脈虛小便者水道之所從出也跌陽真氣止而在下氣有餘即是

火熱甚則小便難。於是上不能運其水，下不能出其水，又焉能禁水之胡行而亂走耶？故曰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即為水矣。水者即身中之陰氣，合水飲而橫溢也。沉伏之義，俱於浮脈見之，非真明天地升降陰陽之道者，其能道隻字耶？此仲景所以為萬世師也。

次男

元屏

按仲景此節深文奧旨，得徐忠可此註，如暗室張燈，大有功於斯道。

但有論無方，讀者每苦無下手工夫。先君從原本上下文搜討，得其要緊，從經方中加出一味名消水聖愈湯，授政有先叔屢試屢驗，奉為枕秘。厥後此方刻入時方妙用中，彼時一齊眾楚，無一人能發其旨，以致無上名方反為俗論所掩。己卯秋先君以老歸田，重訂舊著，命余請之後，頗有所悟，遂於時方妙用中一節錄此方，並方論附於本節之後。第方中天雄難得，不妙以附子代之。茵桂絕無佳者，不妙以桂枝尖代之。方用天雄炮一錢，牡桂去皮二錢，細辛一錢，麻黃一錢五分，甘草炙一錢，生薑二錢，大棗二枚，知母去皮三錢，水二杯半。先煮麻黃至二杯，去上沫，次入諸藥，煎八分服。日夜三服，當汗出如蟲行，皮中即愈。水盛者加防己二錢。天雄補上焦之陽，而下行入腎，猶天道下濟而光明，而又恐下濟之氣潛而不返，故取細辛之一莖直上者以舉之。牡桂煖下焦之水，而上通於心，猶地軸之上行而旋運，而又恐其上出之氣止而不上，故取麻黃之勇往直前者以鼓之。人身小天地，惟健運不息，所以有雲行雨施之用。若潛而不返，則氣不外濡而脈絡虛，故用薑棗甘草化氣生液，以補絡脈。若止而不上，則氣聚為火，而

小便難故以知母滋陰化陰以通小便。且知母治腫。出之神農本草經。而金匱治歷節風。脚腫如脫。與麻黃附子並用。可以比例而明也。此方即仲景桂枝薑棗麻辛附子湯。加知母一味。主治過寒。可知經方之變化如龍也。

正水病在時成未成之際其脈何如寸口脈弦而緊。緊為寒。弦則衛氣結而寒所不行。衛氣不行則即惡寒。衛氣不運而流走於腸間。遂橫流於肌膚肢體矣此言水病之初成。責在衛氣。以寸口王平。

衛氣也。意者寒從外得。陽氣被抑。水之所由成也。

正水病在既成之際脈又何如少陰脈緊而沉。緊則為痛。沉則為水。小便即難。此言水病之既成。責在

腎陽。以少陰主腎陽也。意者寒自内生。而氣化不速。水之所由盛也。

正水之脈有恆有反不可不知。蓋以水陰也。陰盛則脈沉。水行皮膚營衛被遏。則脈亦沉。今脈得諸沉。當責有水。然必合之身體腫重。方可

為水。此脈與證相水之病。其脈應沉而出者。是真氣離根脫散於外。脈證相反故主死。此言正水之常脈。則沉。若陡

然而出。則為反也。尤氏云。出與浮迥異。浮者盛於上而弱於下。出則上有而下絕無也。

正水之治。緩則築以夫水病人。脾胃為水氣所犯。故目下有如卧蠶。水明亮而面目鮮澤。正水脈沉

脈伏其人胃中津液水飲俱外溢於皮膚。消渴。此皆水病先見病水之勢。既

其脈沉欲絕者。診其脈則為無有水可於扶陽中疏下之。俾水去則陽回此言正水

病。腹大小便不利。脈道被遏而不出。其勢已甚。子和舟車神祐等丸。雖為從權救急之

計。然虛人不堪姑試。余借用真武湯溫補腎中之陽。坐鎮北方以制水。又加木通防己。



川椒目以導之。守服十餘劑。氣化水行。如江河之沛然莫禦矣。此本論中方外之方也。

問曰。病下利後。

陰液亡則渴。

飲水。

飲水多而小便不利。

積於腹中而為腹滿。

國事之因而腫者。

常也。乃因。

為腫者。

其

何也。

答曰。

水必得氣而行。

此緣利後氣傷。

法當病水。

若

得小便自利。

則水從下通。

及汗。

自出者。

則水從外泄。

水

雖聚而行。

自當愈。

然其所以汗與利者。

氣內復而機自。

此言客水成腫。

易成而亦易愈。

調

其中氣則氣復而水自從利從汗而行矣。

有一張姓者。瘡愈後。日飲水數升。小便不利。有用四苓加本通服之。三日溺時莖痛。一日夜尿不及半小盞。尿盆底如砂。且更

醫。遍服利水之藥。形腫日增。有一老醫馬姓。主以濟生腎氣丸。早吞五錢。暮服六君子

湯一服。許以半月必愈。服之二十餘日不效。又增出不寐。氣喘嘔逆之逆證。病家極惱。

前醫之失。而求治於余。余診其色。鼻準黃潤。診其脈。雖細小中而却有緩象。直告之曰。

此證誤在前醫。救在後醫。止守前此丸湯並進。再十日必效。予無別法也。病家埋怨已

極。誓不再服。叩頭求請。另方。予不得已以權辭告之曰。前方雖佳。但日服不改。病氣與

藥氣習以為常。所以不效。今且用茯苓四錢。哈喇粉三錢。燈草十四寸。煎水服之。三日

後再服前此之藥方。必另有一番好處。病家喜而服之。是夜小便如湧。其腫亦退。去十分之七。

皮膚中時見汗意。再一服。大汗如雨。腫全消。而神氣亦復。喜告於予。予令其遵馬先生丸湯之

法。渠弗聽從。此即不服藥。半月病愈體康。到寓面謝時。還痛說前醫之過甚矣哉。醫道之不

明也。詳附於此。以為尤註氣內返而機自行句之鐵案。亦以見醫術挾時命而行。

正水病久則相傳而概病而心水者水凌於心陽其身重而少氣鬱而不洩致不得卧煩

而躁陰虛不能下交於其人陰腫肝水者脾水者脾部在腹則其腹大不能自轉側

其痛在脇下則腹痛厥陰之氣冲逆水時時津液微生小便續通肺金藏為肺水者

氣虛則失其身腫治節不行小便難時時鴨澹謂如鴨糞之脾土藏主腹脾水者

凌脾脾氣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氣脾氣不小便難腎者

不行則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氣脾氣不小便難腎者

氣上通於心領心陽之氣下達水府腎水者腎氣虛不能上領心陽之氣而水其腹大

臍腫腰痛不得溺陰下濕如牛鼻上汗下則其足逆冷虛不能上會則其面反瘦

此分晰五臟之水以補內經所未備使人尋到病根察其致病之藏而治之不域於脾

肺腎通套成方以試病則善矣

師曰諸有水者分其內外表裡而治之不腰以下腫陰為主用當利小便腰以上腫陽為主用當發

汗乃愈沈自南云此以腰之上下分陰陽即風皮正水之兩大法門也腰以下主陰水

亦屬陰以陰從陰故正水勢必從於下部先腫即腰以下腫然陽衰氣鬱決瀆無權水

逆橫流疏鑿難緩利小便則愈經謂潔淨府是也腰以上主陽而風寒襲於皮毛陽氣

被鬱風皮二水勢必起於上部先腫即腰以上腫當開其腠理取汗通陽則愈經謂開

鬼門是也竊謂利水發汗乃言其常而未及其變當審實者施其常虛者施其變但治

變之法欲汗者當兼補陽即麻黃附子湯之類欲利小便者兼養其陰即括萸瞿麥丸

之類。然開腠通陽而利小便。必兼變法。乃為第一義耳。按時醫治水病。只守二方。一曰五皮飲。桑白皮。橘皮。生薑皮。茯苓皮。大腹皮。各二錢。取其以皮入皮。不傷中氣之義。上腫加紫蘇。防風。杏仁。各三錢。以汗之下。腫加木通。防己。澤瀉。赤小豆。各二錢。以利之。且氣分加白朮。黃耆。肉桂。之類。血分加當歸。川芎。桃仁。五靈脂。之類。寒加附子。肉桂。小茴香。巴戟。天。乾薑。之類。熱加黃柏。知母。生蛤蜊。之類。諸虛合四君子湯。諸實合三子養親湯。輕者頗效。而重病則否矣。而濟生腎氣丸。熟地黃四兩。山萸肉。山藥。澤瀉。丹皮。肉桂。車前子。牛膝。各一兩。茯苓三兩。熟附子五錢。蜜丸。每服三五錢。百沸湯送下。或作湯服。此方自薛立齋極贊其妙。而張景岳李士材和之。至今奉為水腫氣腫等證之神丹。而不知一派陰藥中。雜以些少桂附。亦從陰化。久服必致陰霾四布。水勢滔天。不可救援。誰製此方。大為金匱罪人。後醫反以此方名為金匱腎氣丸。荒經侮聖。大可浩歎。今因沈自南有括萸瞿麥丸。養陰一說。余亦謂括萸瞿麥丸之用附子。與腎氣丸之附子同義。恐後學錯認章旨而誤用之。則余亦薛立齋張景岳李士材之流輩耳。孟夫子云。爾何曾比予於是。當知昔賢當時不得已之言也。

師曰。

上焦主氣。診之寸口。若

寸口脈沉而遲。沉則為水。遲則為寒。寒水相搏。

則為水腫。可知水腫之必關營衛也。中焦主水。

穀診之。

跌陽脈不起。

則為水穀不化。

第不化有二。若脾氣衰。而不化。則水難於

驚澹胃氣衰。而不化。則

水滿於外。而

身腫。

下焦主血。診之兩尺。若尺為陰中之少陽。若

少陽之脈。

沉弱。

臍

為相火之衰。左尺為陰中之少陰。若

少陰之脈。

微損。

細為真水之虛北方龜蛇非一男子此病水精不小便不利婦人此病血化為經水不通

而其所以然者則皆陽經為血而陰血滯阻不利則漸成水名曰血分男婦之病一體惟

此言正水之偏於下焦者為血分而又合上中二焦而言為寸口跌陽少陰上中下三焦之全

法也傷寒論金匱多用此筆法男元犀按此節及下一節字字金鐵宜熟玩之

師曰血分病在下焦亦與上中二焦相關屬於虛者寸口脈沉而數數則為出沉則為入

出則肺氣壅為陽實入則水氣滯為陰結跌陽脈微而弦微則中土本無胃氣弦則胃受

氣而不得息少陰脈沉而滑沉則為病在裏滑則為之裏邪實沉滑相搏血結胞門其

瘕不寫經絡不通大作名曰血分此承上節血分而言也與第八節沉則脈絡虛伏

則小便難等句互相發明又合寸口跌陽少陰而見氣壅於陽胃病於中血結於陰分

之則三合之則一也男元犀按胞為血海男女皆有之此云胞門在關元氣海之間

指膀胱之位而言也先君口傳蔡明府名本謙患水腫垂死復生驗案用澤蘭之法

本於此尤在涇云上條之結為血氣虛少而行之不利也此條之結為陰陽壅鬱而

欲行不能也仲景並列於此以見血分之病有全虛者有虛中之實者不同如此

血分為男女兼有之病而亦有專為婦人問師曰病有血分水分何也師曰經水前斷後

病水名曰血分此病難治先病水後經水斷名曰水分此病易治何以故去水其經自下

尤在涇云此復設問答以明血分水分之異血分者因血而病為水也水分者因水而

病及血也。血病深而難通。故曰難治。水病淺而易行。故曰易治。

問曰。病者苦水。面目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者。醫脈之病。人不言苦水。反言胸中痛。氣急。

衝咽。狀如炙肉。當微欬喘。審如師言。其脈何類。師曰。水氣中。原先得寸口脈沉而緊。沉為

微水。緊為積寒。沉緊相搏。則微水結在關元。始時寒。尚微。年盛邪不勝。不覺。至陽衰之

後。前此所結營衛。稍相干。陽就損。陰加盛。而結之寒微動。遂腎氣上衝。咽喉塞。噎下

急痛。藥治之法。當漸愈。乃醫以為留飲。而大下之。源未得病。氣維繫而不去。其病根不除。

復重吐之。傷上焦。無過一則。大下以傷其胃。一則致吐。胃家虛煩。咽燥欲飲水。火乘於上。陽虛

職。小便不利。釜底焦。水穀不化。水氣日面目手足皆浮腫。又與葶藶丸下其水。根非治其病。

既當時如小差。此後食飲過度。腫復如前。又胸脇苦痛。象若奔豚。且其水氣揚溢。時則欬

喘逆。治者當先攻擊。與桂苓五味。衝氣令低而止。上後乃治其欬。用苓甘五味姜辛

不治。自差。所以然者。病根深。先治喘之。新病氣之。病當在所後。雖然治病必溯其所由

也。由來徐忠可云。此言正水之成。有真元太虛。因誤治成水。又誤治而變生新病。當以治

新病為急。按第十二章痰飲欬喘病。有小青龍湯加減五方之法。一字一珠。宜參看。

茲試為各證補言其風水其脈必浮。確據者則在。身重。又合汗出惡風。證或兼或不兼

者。一見身重。脈浮。汗出惡風。其防己黃耆湯主之。和兼見。腹痛者加芍藥。以洩。按此

節。即太陽病。脈浮。汗出惡風者。中風症也。蓋以太陽為寒水之經。病則水不行。水不行。

則必化濕而生脹滿矣。故名曰風水。其證身重脈浮者。內挾濕氣無疑矣。故以防己黃耆湯治之。張隱菴云。防己生漢中。紋如車輻。主通氣行水者。尤解肌散濕。助決瀆之用。

薑棗草和營衛。補中央。交通上下之氣。使氣行而水亦行矣。腹痛者胃不和也。加芍藥以洩之。濕氣篇云。胃不和者。加芍藥三分可知耳。徐註謂為補脾之虛。誤矣。防己黃耆湯。

見濕病元氣不與濕相二也風水設身重則為風水。濕多而此則為惡風。一身悉腫。風多脈浮不渴。病在表而不在裏。續其自汗出。身無

大熱。其微熱不去。為表實也。以越婢湯主之。徐忠可云。上節身重則濕多。此節一身悉腫。則風多。風

多氣多熱亦多。且屬急風。故欲以猛劑劇之。惡寒為衛虛。加附子。古今錄驗加朮並

驅濕矣。越婢湯方。麻黃六兩石膏半斤生薑三兩甘草二兩大棗十二枚上五味以

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惡風加附子一枚。風水加朮四兩。

皮水為病。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前論已詳。不四肢聶聶動者。更為皮水。之的證。以防己茯苓湯主

之。此為皮水。證出其方治也。防己茯苓湯方。防己黃耆桂枝各三兩茯苓六兩

甘草二兩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溫三服。

一身面目黃腫。謂之裏水。乃風水深入肌肉。非藏府之表裏也。越婢加朮湯主之。欲迅發其汗。甘草麻黃

湯亦主之。此為裏水。證出其方治也。越婢加朮湯方。見上甘草麻黃湯方。甘草

二兩麻黃四兩上二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甘草。煮取三升。溫服一升。重

覆汗出。不汗再服。慎風寒。

水之為病其脈沉小屬小陰即為石水彼夫浮者為風即其內無水而為虛脹者其病不為氣

汗病發其汗即已然而發汗之法各有不同若脈沉者水在少陰宜麻黃附子湯脈浮者水在皮毛

宜杏子湯此為石水證出其方也而並言及風水與氣腫從反面掉出正旨時文有借實

定主之法漢文已開之麻黃附子湯方麻黃三兩附子一枚甘草二兩上三味以水七升

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溫服八合日三服杏子湯方開恐是杏仁甘

逆而不厥而皮水浸淫日久腐者厥而不順之證也蒲灰散主之此言皮水滑爛謂之

厥出其外治之方也諸家俱作水傷陽氣而厥冷解誤矣此照錢太醫定之蒲灰散方見消

問曰汗出黃色而身不黃與發黃之證異則其名曰黃汗黃汗之為病身體腫發熱汗出而渴狀如風水汗沾衣色

正黃如藥汁脈自沉前此詳其病源何從得之請再申言而師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

孔入得之蓋汗出則腠疎客水之氣從毛孔而傷其心故水火相蒸而色黃水氣搏結而

亦是水也凡脾胃受溼溼久生熱濕熱交蒸宜耆芍桂酒湯主之此為黃汗證出其方

治也尤在溼云黃汗之病與風水相似但風水脈浮而黃汗脈沉風水惡風而黃汗

不惡風為異其汗沾衣色正黃如藥汁則黃汗之所獨也風水為風氣外合水氣黃汗

為水氣內遏熱氣熱被水遏水與熱得交蒸互鬱汗液則黃黃耆桂枝芍藥行陽益陰

得苦酒則氣益和而行愈周蓋欲使營衛通行而邪氣畢達耳云苦酒阻者欲行而未

得遽行久積藥力乃自行矣故曰服至六七日乃解又云前第二條云小便通利上

水氣病

焦有寒其口多涎此為黃汗第四條云身腫而冷狀如周痺此云黃汗之病身體腫發熱汗出而渴後又云劇者不能食身疼重小便不利何前後之不侔也豈新久微甚之辨歟夫病邪初受其未鬱為熱者則身冷小便利口多涎其鬱久而熱甚者則身熱而渴小便不利亦自然之道也

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方 黃耆五兩芍藥五兩桂枝各三兩上三味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合煮取三升溫服一升當心煩服至六七日乃解若心煩不止者以苦酒阻故也

黃汗之病陽被鬱而不下通則兩脰自冷身熱而脰冷為假令一身發熱此屬歷節不為黃汗也然出則有外乃榮中之熱因又身常入暮盜汗出者乃榮中之熱乘此皆黃汗也榮氣

也若汗出已反發熱者是熱與汗俱出於外也久久其身必甲錯發熱不止者必生惡瘡所藉自

外是也若身重汗出已輒輕者是濕與汗俱出也然久久必生癰腫即胸中痛又若從腰

以上汗出以腰下無汗是陽上通而腰腕弛痛如有物在皮中之狀不能便捷劇而未經者

則室於不能食理而身疼重鬱於煩躁下而小便不利此其進退微甚之機不同如此

切指此為黃汗以桂枝加黃耆湯主之此言黃汗變證不一總緣發黃本為鬱病得汗

不能透徹則鬱熱不得外達所以又出一桂枝加黃耆之方法也桂枝加黃耆湯方

桂枝 芍藥各三兩甘草 黃耆各二兩生薑三兩大棗十二枚上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

升溫服一升須臾吸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取微汗若不汗更服

師曰心營肺衛脈寸口脈遲而濇遲者其病在營無則為寒濇者其病在衛無為血不足

再診之胃脈之陽今跌陽脈微而遲微則知其為氣遲則知其不足為寒合寸口跌陽而寒

而氣血不足即手足逆冷蓋以陽氣起於四肢以手足逆冷則營衛不利營衛不利則腹

滿脇鳴是客寒相逐氣轉勝於營衛俱而疲勞之統司也經云巨陽主氣為諸陽之所屬

知勝於內主津液之灌注則為陽中之陽之熱氣不通即身冷陰之液氣不通即骨疼

陰外主陽熱之布護則為陽中之陽之熱氣不通即身冷陰之液氣不通即骨疼

也為病陽前與陰不通則陽而惡寒陰前與陽不通則陽而獨痺不仁此陰陽之互相為病也

而者當使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其氣乃散若證實者得則矢氣

營衛不通等證觸類引伸而及於氣分之專證其實水與氣雖分有形無形而其源則

非二也腫與脹雖分在外在內而其病則相因也然每見病脹者以治水之法施之往

往不效至腹脹而四肢不腫名曰單鼓脹或因水病而攻破太過者有之或因宿有癥

瘕積塊痞塊重加外感內傷而發者有之有日積月累初時不覺及覺而始治之則已

晚矣若至腹大如箕腹大如甕雖虛扁亦莫之何內經明脹病之旨而無其治仲景微

示其端而未立其法後人用大攻大下大補大溫等劑愈速其危而不知仲景於此節

雖未明言脹病單鼓而所以致此之由所以治此之法無不包括其中下節兩出其方

一主一賓略露出鼓脹之機倪令人尋繹其旨於言外按沈自南以火氣二字指臍

中之宗氣而言頗為得解喻嘉言寓意草謂人身胸中空曠如太空地氣上則為雲必

水氣病

天氣降而為雨。地氣始收藏不動。誠會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之意。則雲行雨施。而後溝瀆皆盈。水道通決。乾坤有一番新景象矣。此義首重在膀胱。一經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如人之飲酒無算而不醉者。皆從膀胱之氣化而出也。臍中位於膈內。膀胱位於腹內。膀胱之氣化。則空洞善容。而臍中之氣得以下運。若膀胱不化。則腹先脹。而臍中之氣安能下達耶。然欲膀胱之氣化。其權尤在於葆腎。腎以膀胱為府者也。腎氣動必先注於膀胱。屢動不已。膀胱滿脹。勢必奔逆於胸膈。其窒塞之狀。不可明言。腎氣不動。則收藏愈固。膀胱得以清淨無為。而臍中之氣注之不盈矣。臍中之氣下注。則胸中曠若太空矣。徐忠可云。仲景於論正水後。結出一血分。於論黃汗後。結出一氣分。何也。蓋正水由腎受邪。發於下焦。下焦血為主用。故論正水而因及於經血不通。黃汗由心受邪。發於上焦。上焦氣為主用。故因黃汗而推及於大氣不轉。惟上下之氣血陰陽不同。此仲景治黃汗以桂枝為君主。取其化氣。而治正水以麻黃為君。取其入營也。石水以附子為主。取其破陰也。審其立言之次第。則立方之意。不曉然耶。

病在氣分。大氣下轉其。

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

其勢亦已甚矣。然不直攻其氣。而止用辛甘溫藥行陽而化氣以。

桂甘薑棗麻

辛附子湯主之。

此承上節氣分之結病。而出其方治也。

桂甘薑棗麻辛附子湯方

桂枝

生薑

各三兩

細辛

甘草

麻黃

各二兩

附子

一枚

大棗

十二枚

上七味

以水七升。先煮

麻黃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二升。分溫三服。當汗出如蟲行。皮中節愈。

既結之陽復散行於周身。乃有是象。